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五

藝文

□

請設直隸州疏 雍正三年 國朝 李 紱

題為酌分大府以清政務事竊惟郡縣建置歷朝沿革不同皆因時制宜務求有裨政治臣伏見近日直隸山西山東江南等處府屬地方過於遼濶知府勢難兼顧以致政事壅滯者各督臣撫臣請設直隸州分轄數縣俱蒙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一

皇上允行欽遵各在案臣查廣西所屬柳州一府二州十縣東西八百里南北九百里重山疊嶂獞七民三其南尤遠自柳州至南寧五百餘里而賓州上林來賓遷江武宣等州縣獞尤為頑劣知府才具稍疎每遇仇殺搶奪之案激催未幾例限已逾深為未便請將賓州一州改為直隸州其附近之上林來賓遷江武宣四縣悉歸賓州管轄其近府

□象州一州并附府之馬平府北之柳城羅城維容融縣懷遠等六縣仍歸府轄俾得一意北嚮料

理庶無遲悞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二

改賓州隸思恩來賓隸柳州疏

雍正十年

金 銜

為酌請改隸州縣以重要郡規模以專漢土責成
事竊照思恩一郡向日原係軍民府僻處東南一
隅而所管地方極為廣濶今已析為三郡但自開
通雲南驛路水陸交衝又新設右江一鎮軍需糧
餉需員料理該府屬員甚少不敷委用查有賓州
及來賓遷江上林武宣五州縣從前俱屬柳州府
於雍正三年經前撫臣李紱題請以賓州為直隸
州分轄來賓等四縣嗣以武宣改隸潯州府疆域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

道里已為妥協惟查賓州遷江上林三州縣境內
多係層山峻嶺奸宄易生即如六便等村尤為獷
悍犯罪拘拿往往竄匿深山而山後一帶即係思
恩府所管九土司地方雖各有隘汛巡防而一時
調遣撥用仍必由於該府賓州非其所轄必關移
詳請始行調撥現在直隸賓州及管轄三縣內來
賓縣原近柳州與馬平首縣接壤應請仍歸柳州
府屬以復舊制其賓州去柳州稍遠由武緣至思
恩府僅一百五十里上林由古零土司至思恩府

僅一百八十里遷江縣由上林縣至思恩府亦止二百八十里此皆大路程站尚有小路更為近便請改去直隸州將賓州及遷江上林二縣俱隸思恩府管轄則思恩一府共有一州三縣環繞郡治之東南北三面與所轄西北一帶各土司形勢相稱氣脉聯絡郡治居中有呼即應各州縣之聽命於知府與受轄於直隸州者體統固已有間土司之聽調於知府與待隔屬之關移者遲速更有不同至於相驗審轉差委盤查各案件屬員既多可

以隨宜調遣不借員於鄰屬而事無遲悞即山箐藏奸之藪因漢土事權之歸一而易於緝捕不致有竄匿據險之患如此則形勢相稱責成益專於苗疆要郡更有裨益

請借給兵丁改建瓦房疏 乾隆六年 譚行義
為瀝陳兵丁草房苦狀仰懇

聖恩事柳州府為粵西要地駐紮援勦重兵城內兵多
民少邊方習俗兵丁多住草房竹籬茆檐人烟稠
密易遭火患每一不慎勢必延燒數十餘家營中
非不備有救火器具將弁非不親身督救無如草
竹苦乾勢若燎原速難措手且將附近瓦屋感受
其累臣泣柳二載目覩數回實堪憫惻細詢情由
各兵非不知磚瓦房屋能防火患而又經久只因

費重一時不能措辦草房需費不及三分之一暫
可搭蓋栖止原係苟安即茆屋一年必須一苫竹
木易朽五六年必須一換以年久積費而論未嘗
不知較瓦屋尤為多費然亦無可如何臣查雍正
十一年內原任柳州府知府袁承紉亦因此患詳
明督撫自捐銀四百兩貯庫預備被火兵民借給
改建瓦屋每間九兩限以三年還庫前除後借數
年以來行之頗有實效但城內兵民草房甚多所
捐四百金未免過少不能濟事今臣細查城內兵

丁所住草房尚有一千四五百間其中或有附近倉庫藥局或接連壇廟衙署關係甚鉅若不預為籌畫及時改建瓦房實屬堪虞臣再四思維似應將原任知府袁承紉所捐銀兩專令文員經營借給城內遇火居民改建瓦屋至城內兵丁查有

世宗憲皇帝恩賞營運生息銀兩歷年來所生息銀除賞卹兵丁外尚剩利銀二萬餘兩存庫合無仰懇聖恩俯念兵艱准將所存息銀借出四千兩委交中軍叅將會同馬平縣經管不但遇有失火兵丁借給

修建瓦房即現住草房兵丁有情願改造瓦房者亦一例借給每間九兩分作三年按月扣還此時即可改造四百餘間陸續收還之銀又復陸續借給每年仍可改建百餘間不出十年城內兵丁草房俱可漸次改換俟建改完竣仍將借出銀兩照數收繳司庫以清款項經管文武倘不實心經理如有侵那等弊提督就近查實即會同督撫叅究若遇陞遷離任亦即造冊交代新官接管倘蒙聖恩俯允不獨兵民可舒拮据之苦而闔城公私舍宇

咸沾安樂之福矣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七

議

粵西引鹽利弊議

康熙三年

于成龍

查看得柳屬地瘠民貧兼以徭徭雜處從無引鹽舊例因粵東以積引壅滯貽害粵西郡縣而銷引之議自康熙元年始柳屬各陳艱苦以引鹽決不能銷考成斷不能完泣訴陳請免銷文案如山附卷可查撫臺憐各郡詳免痛切題請免銷部議未允事出兩難一面催立埠招商時商人因引目數多無人敢於承應又行文僉派里商赴東赴運即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八

催開未完鹽引州縣職名吏民驚惶無措幸撫臺深知吏民疾苦補牘再陳區畫戶口食鹽之法極力調停部議始允而鹽引得減三分之二矣自此鹽課已定有司雖愁苦中積亦無可奈何有招商立埠者有設法官運者有僻處山中招商不應請命於上司代為招商運銷者咸屬急迫無聊之計幸數年以來考成俱完且有溢額之引原其行鹽之初何嘗計及此也今有司之考成雖完而民窮愈不可支是一法立而一弊生又不可不蚤為之

變計成龍奉條議之文確知民苦不敢坐視不言
一官運之宜嚴禁也當行鹽之始民苦無素封之
家更苦無點金之術不得不賒借於有鹽之處以
救考成之急鹽主因無現價倍昂其值鹽之來也
既貴則有司之發也自不得賤且在官之僕役明
知鹽價出之百姓領費盤費誰敢錙銖較量以為
官民計者鹽價之貴職此故也至於發鹽之權自
上操之有招商領運鹽包數多而頻發者有不係
招商假名色而予以必發者上之發於州縣也無

已則州縣之發於民也亦無已有司明知民苦即
引目已完而亦不敢不領為無可如何之勢領之
必速發發之必速催鹽價雖貴而民不敢爭催納
雖急而民不敢議引鹽雖銷而民不敢言日復一
日而民病已入膏肓遲之又久不惟累正賦而且
恐無民之可累矣官與民皆沉淪鹽引之中而莫
之救其一埠商之宜革也官鹽係梧州賒來之物
引稅水脚俱在其中有司止幸完其考成而不敢
復議貴賤為窮逼所使而然也若埠商運自廣東

鹽價可屈指而計且競刀錐之利誰肯妄費一二及至地方探知官鹽之價若干亦照樣行之利踰本數倍乃無良心之極也即有輕利之商欲減其鹽價而又恐官鹽不行而獲戾焉是官不樂商鹽之賤而致壅積商更樂於官鹽之貴而獲厚利兩相騰湧民無賤鹽可食而民愈窮更有可異者既名埠商自應聽乎其便無如其發鹽也必求之有司而其收價也三五成群挨門逐戶而遍索焉埠商之病民於斯為甚欲去官運埠商二弊莫若曉

諭流商從便發賣渠較鹽本幾何鹽利幾何既不至湧貴數倍而民亦敢從而爭之議之況前商之鹽貴而後商繼至勢不得不減價以求速售如是而隨時貴賤非同官勢強壓而鹽可無一定之貴價民亦得量其有無因其緩急任其多寡隨便而多易之而民可無不得不領不敢不領之苦民窮稍甦流商喜於疏銷有利而來之必廣窮民一旦得食賤鹽而銷之必多則引額較前更踰有司亦不至有考成之慮然尤宜為流商計從粵東領鹽

梧州交引換票其查核已嚴矣後抵柳府交梧州之票另換柳府之牌任意於各屬交易州縣不必畫疆界分彼此以免煩瑣流商之害而盤詰私鹽諸務亦可中止民生獲被寬大之情惟恐流商罕至而提標數萬兵口一年食鹽無算馬平鹽包不及二百其餘之引或可以備不足是又意外之一策也若王公將軍有鹽亦與流商等任其銷賣不必經有司之手則流商之鹽從何而壅食鹽之民從何而苦也

辭謁金撫臺條陳粵西事宜

于成龍

一塘兵之騷擾未盡除也奉文嚴飭遞送公文文設鋪兵武設塘兵兩不相涉遵行久有定例無如有司與防兵或情面相徇或私弊牽制縱放塘兵居住民村日供柴水米食如故民不聊生惟在嚴察一見年之答應未盡革也奉文嚴飭見年止許催辦錢糧不許答應有司衙門供給上司差役飯食及過往下程酒席無如積習難破肆行無忌者夫亦不少且無耻輩藉口某縣有供應恐嚇里民

逐逐欲行不思洗滌惟在嚴察一知府之權太重也徃例州縣有道府廳為之伺察三分其權而情難私飾勢難獨斷公道不能盡泯今道廳奉裁而有司之賢否藩臬耳目稍遠惟知府為最近若府得其人則官方自清民生自遂地方自安或不得其人則是非憑其喜怒賢否任其高下而有司畏知府更甚於畏院司在下曲意為阿從在上曲意為徇庇從此效尤成風而民命邊境關係不淺惟在裁酌一部頒法馬之宜公用也粵西地瘠民貧

錢糧不容拖欠正宜惜民財以完公事若徒知刻
剝則民多一分之私費便缺朝廷一分之正項以
至嚴刑追比差役拷索民號泣無訴必倍貸以緩
目前迨至秋成雖豐田中之禾先歸債主一遇歲
歉賣兒鬻女奔走流離是當亟加憫念嚴革收銀
用戥以除暗加明加之害凡收條編有司宜親坐
堂上將天平法馬置之座右不得拘定某盤放銀
某盤下馬聽從百姓完納有司即發印票不得假
手書役一力掌定民不敢言如有用戥收銀及書

役免平者許百姓赴告一納銀納米之宜速收糧
粟糧單之宜速發也近奉新例四月九月催徵夫
四月適當耕耘之候九月又在收穫之時農工正
殷逼民赴納已非得已又從而指延之夫復何望
且有司所司何事若百姓納銀米而不即上堂躬
收是怠惰也若百姓群集不能隨到隨收以至百
姓隔宿守候則有司之才不才亦大可見矣是在
嚴察一四月九月之新例宜通融也粵西與腹裏
不同夏禾最寡而秋稻為多即秋稻亦有二種有

七八月收者有九十月收者是四月正耘九月正收之候也於此而催科太逼則公私不勝其擾矣或稍為通融聽從民便自二月起至四月止有願輸納者收之願全完者獎之何必拘拘定以四月為限也或孤單貧弱或水火災喪一時力不能辦者許具呈寬限秋收上納又何必於四月納半九月納半之拘拘也窮者不得與富者較有故者不得與無故者較量人情之緩急而權衡之期於完正賦而止即有艱難困苦者量免一二而在官俸

食豈不可相為開除奚可與斃斃赤子較錙量銖而算之無遺力也又恐不肖藉名豁免而開侵欺工食之弊是必將豁免者大張榜示俾民役咸知各抄一張存照以杜弊端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催科中之撫字也若夫未及四月而催徵全完是必亟於火耗已經徵完而未行起解是必陰為那移種種弊端難逃洞察一見年之亟宜憫恤也粵西見年名色與腹裏里長排年為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恤任意苛求勢必

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即數十年培養之不能復其元氣夫既革其供應矣而用其力以催辦錢糧是正務也然見年亦有田地若終日奔走挨門逐戶而催之則自己之田禾荒不能顧雖未竭其財而亦已蹶其生矣當開徵之候有司出示曉諭俾百姓隨便上納如輸納不前令見年催冬頭冬頭催花戶可不勞而坐致也至於朔望之點卯歲時之謁見日用之伺候當此邊荒極苦之地徭獍畏疑之衆似可盡革而期於相安是在裁酌一雜派

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亟宜發於民也夫雜派之禁奉上嚴飭不啻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歲之中造由單紙張工墨有派在縣造實徵紙張工墨有派藥材本色額銀不足有派表裏包袱額銀不足有派春秋二祭禮不敢儉起解編銀水脚盤費有派兩次奏銷水脚費用有派是皆一定之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於足用眼同交出其派單有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照縱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留之百姓為話柄也至於意

外之事如往年解雲貴之餉費有派幫各道之進表有派幫潯州之水脚有派如此類咸由上派定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百姓從公議派完解庶有司無不可告語百姓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之心上下相知而緩急可以相濟若夫愚弄徭獍欺其無知藉口派項之多在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外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為勸諭禁止也正賦雜項界限不明總由不發由單之故徭獍雖不識字彼亦知遇人而過

問焉不發由單則原熟新墾混淆無所查明雜派得由而入之矣然功令日嚴諱過愈巧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不意稽查一二鄉民問其有由單否而官吏無所施其巧也即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打點停當無關實事止將納銀發票與田單合否而官吏又無所肆其貪也一有司之廉耻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夫官之與民猶父之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況邊徼之民雖刁與腹裏大異腹裏有勢宦挾制靈衿

把持光棍肆惡捕風捉影若夫蠹爾徭獍則不然不諳官語不識文字惟聽外江流棍唆哄告狀誑騙使用及至提審茫無以應此粵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來百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棍之唆哄實有逼於不得已者夫民之告官吏豈盡是子虛豈盡是刁詐且有司之於民宜化刁為良上下親睦至於致民控訴全無體面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分辭職離任庶不致於官民構訟以傷體統若反覆爭辨以祈免罪加民以刁寧不自媿

縱使一明無辜復何面目醜居民上乎倘民含冤不能剖訴復增一仇敵愈使民重足而立也如立意與民洗冤此風一倡始也訴之出於無奈猶知犯上之科究也稍拂其意而肆行無忌恐開刁詐之門是在憲臺默挽風化以釀和平之福也如有告官吏等事留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儆不至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耻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俯首歸家不敢居告官之名及官掛彈

章百姓羣頌為上之明而不自以為得意是官之
罪狀取之羣議而無隱匿叅劾之權操之於上而
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而民風或可幾
乎淳良也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
矣一粵西之邊防宜加設也邇來交南內爭附於
中國以為聲援然弱則帖息聽命強則跳梁抗尊
勢所不免彼日覩兵馬雲集敢不唯命是從然二
豎之勢不相下兵馬一退緩必相謀彼內豈無智
者陽為順從陰為修備事未可知況數年以來土

司之官亦殫力矣改土為流之民亦未心服矣且
徭獍嗜殺為性反覆無常即有司恩養如赤子而
終不能必其革心也是可危也又在憲臺未雨之
綢繆焉

謹陳備禦情形等事議

康熙十三年熊飛渭

為謹陳備禦情形急籌善後良策以固封疆以保民生事竊照融邑僻處西偏疊經兵燹百姓久知厭亂堡隘亦皆徹兵禍始土宄蘇際威曾亞池乘省城逆變投營鈎賊聲言殺官襲縣斬牛蠱衆強脇良民為兵以致蟻聚鴟張大為民害自本年四月二十六日亞池糾永寧州桐木鎮士兵帶領賊衆入思管鎮劫擄官衙幸巡檢魯士傑先期離鎮以免卑職竊慮孤城兵寡隨令魯巡檢往府請兵

一面鼓勵鄉勇守城保村一面張示曉諭解散其黨猶恐人心不固相繼驚逃於五月初九日捐貲市買牛酒會集附城三十里內百姓於較場同防守巡捕各官暨本鄉紳士斬牛誓衆給二十四團約正信牌各一以領其事令其申明約束保固地方又宣揚本提督擒獲土賊斬首之令與平南王安輯漢土官民之示一時人心稍覺振悚卑縣復行捐給錢米僱募民夫增立窩舖調集堡目朝夕分城而守不意柳城告警賊勢猖狂人情震懼孤

城望救不至百姓奔竄愈深又加桂林偽檄徧傳東泉駐師未退土宄奸黨轉相煽動皆言賊兵直取融懷又以融縣官斬牛禁約為討東鄉思管李郭諸村老畏逼賊焰旦夕呼號各處塘夫警報不絕卑縣與同城各官及紳士謀融城雖庫藏如洗而倉貯米穀千有餘石何忍委之於賊誓守待救仍多寫牌票傳諭地方速備糧草候迎兩廣救兵并關移懷遠縣城同心死守就密諭思管東鄉各團長把守隘口偵探情形此一月中間闔城內外巷

無居人夜無鳴雞猛獸往來於城下卑縣寢食於城頭傷心慘目惟有督率堡目家丁衙役與防守兵將擊柝登陴所幸文武和衷賊徒屏息城池倉庫可幸無虞皆賴威靈以至今日惟是融邑與永寧州接壤永寧為桂林右臂賊兵盤踞之區彼之出沒靡常我之驚棲不定夫形格勢禁則在添兵用間出奇則在謀勝然非有以制省城之要害通東省之咽喉則添兵而糧餉不敷設謀而機事立誑坐困之道也融雖偏隅小邑而與大勢緊關呼

吸安危謹據所見條議惟憲臺採擇焉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十一

查議編審議

康熙十四年

熊飛渭

遵查舊例編審之法五年一行蓋以人丁田糧隨時消長計糧多寡為差之輕重其為民生遠慮可謂意美而法良也粵西不知何年編審以至今日丁糧混淆里甲缺陷一縣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甲戶不成戶糧差安得不偏累百姓安得不逃亡今欲急施補救之術惟有均并便民以補其殘缺查核欺隱搜剔飛詭飭禁科派以杜其奸弊如憲臺所云者之數者若但整其大綱去其太甚則集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

甲戶於庭按籍而編審釐正之可也若欲徹底澄清以垂久遠則非履畝丈量不可顧丈量難言之矣從來清丈必度其地必度其時粵省之地行文較難於他省今日之粵行文更難於他時夫丈量則必正經界必擇人必嚴法先正縣界次正里界戶界宜預檄佈置也不用戶房里書必得各里中老誠殷實一二人為之長宜預令公舉也分發各里印簿四鄉同日舉行里長挨丈印官掣丈有奸民抗冒大戶阻撓或丈後那移以多作少以熟作

荒者本人法處鄰保連坐不赦宜預行申明也且無論其地今何時哉大亂初平兵革未息瘡痍未起田里未定流移未歸而欲驟行文量保無粉然滋擾雖曰查核欺隱而查核則有查核之擾雖曰搜剔飛詭飭禁科派而搜剔飭禁則有搜剔飭禁之擾天下安得實心任事視國如家之人而可之故曰難也為今日計惟有按籍編審責令各州縣官取其大不便於民者去之丁糧之偏累者均并之務在秉公持正毋徇情面毋聽奸私懸自首免

罪之條絕詭寄花飛之弊大綱既挈而諸弊畧清居者樂生逃者思返然後優游展布漸次興除夫古今有治人無治法慎選其人而責之事以考其成取其大而不苛其細天下何事不可為而寧獨編審一事哉卑縣額丁止一千零三十七丁半民糧二千五百九十七石三斗而計里則有六十九里里甲之殘缺尤甚卑縣就其相近者叅伍而比附之併為十一里稿久成而未敢遽上中間尚有未盡事宜應候編審核明釐定詳奪

懷遠築城議

康熙三十四年

廖蔚文

昔蘇公建城丹陽鎮較前舊縣似為差勝然猶不能無議者蓋此地東南西皆屬融縣止北一帶直至綏寧西北直接永從官民遠隔鞭長弗及此揆之地勢可議者一也又以水國為城則病龍弱後無靠山前水直去此揆之堪輿可議者二也予徧覽懷邑可立城者無如斗江蓋其地午龍入手最為可貴且地盤寬敞可置萬家而四水環繞如抱又水口緊密不漏一線以此建城自能制勝倘謂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十四

孤懸賊巢則又非也夫都邑亦患形勝不能自強以致敗耳誠形勢強壯而四方豈有不歸服者乎如金陵素稱龍蟠虎踞而地勢卑弱每不能久山陝燕京非不近於邊也而龍脉高強自足以建久安長治之策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者職是故也舊縣來龍本身帶殺陡壁不聚又無地基衙宇後為山逼前被水牽即居民住址尚且不利而況可為都邑乎在地理先處乎必敗之勢故賊得而制之烏所謂孤懸賊巢乎倘後之有識者能移城於

斗江固為上策不然則古坭一洲地脉高強且中
有山聯絡土寬而氣厚且去水灣曲若能城此則
上下道里適均德政所及易為力耳此中策也倘
又不然則即此丹陽城衙宇學宮轉作東向後倚
掛榜山為屏風前對天馬為案山東水彎環如抱
而河潺珠玉兩山作為下手收水如是則財可聚
而官可陞矣民有餘蓄則士必聯科矣此下策也
倘予言可採待後之君子行之

懷遠易向議

殷弼

愚讀舊誌而知懷遠自漢誅頭蘭後歷唐迄宋或名牂牁或名三口砦或名懷遠軍或改名平州叛服不常建制無定莫可考矣明洪武十四年置縣老堡嘉靖中徭陷之布恒出走隆慶中徭又陷之馬希武死焉嗣後縣令若寓公然論者以為孤懸賊巢是或一道也揆其地勢山水飛走即馬公無恙亦非久安之所惟萬歷辛卯福建鳳谷蘓公始城丹陽民獲有寧宇矣今廖公議城斗江為上策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六

城古坭為中策以今治易東向為下策愚以為下策即上策也易城而道里適均且得地利上矣恐民力難繼不若易向所費不多尤易為力耳請得而悉其說愚於康熙甲辰乙巳間授徒老堡程村之墟潛江向公為令座間偶及縣治學宮之得失自蘓公吳公楊邦直而外蓋寥寥焉愚以失其坐向對使易學宮於北門外坐酉向卯城中縣治亦如之倚兌方文星之秀揖震宮天馬之奇則懷遠人文彬彬繼起矣向公首肯之越明年丙午而有

妖苗之變事遂寢曾與古坭曹榮諸大族言之父
老至今猶有能道其事者今廖公易向之說與愚
見先後一揆故述而志之

通道鎮添兵設汛議

雍正七年

李錫秦

為陳明地方險要籌畫永遠肅清事竊照縣屬通道鎮在治東北隔離城二百餘里東鄰融縣西通古州八萬北界貴州西山司東南連縣境之四堡地廣人荒叢林疊嶂鳥道羊腸官弁不能至丁地無可稽向為土寇通逃盤踞之藪明正德年間蠻賊覃驚天韋動地聚黨覃志雲莫志富韋天王等肆行不法借那地州狼兵討平之隨割安祥樂善二里改立四堡曰寨城曰寨岑曰郡那曰寨印免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五

其稅為撫化地設總管一掌事四為捍衛又將隨征有功之韋姓兄弟三房移住通道不責糧徭設土舍五為四堡之援迨至我

朝順治年間又設巡檢一蓋草房寨曲村為署設弓兵皂隸後又撥協標兵十名以鎮之此通道鎮之大畧也其地山險崗深蠻匪聚集四堡雖設弱不制強土舍僅存寡不敵衆官兵十名足跡未至有名無實因此蠻風日熾控制良難即歷來巡檢視為畏途屢奉嚴飭不敢深入惟莫離鎮巡檢俞錡

於雍正四年署通道鎮曾一入境終以勢孤力弱不能久居是當日四堡三房土舍之設僅塞其流究非拔本清源之計曠其要害之區適資賊黨藏身之固而盜風未息也方今

聖天子聲教覃敷要荒向化即通道一隅亦非復前日之恣行無忌然積薪未散稍弛復燃此不得不定一永遠肅清之策也前者通道蠻賊在縣屬暗結腹心聯羣窩頓之處不一而足其最著莫過積窩莫文炳所住之江口村巨盜韋廷章所住之香爐

寨江口前臨大河後倚崇山週遭竹箐勢險人強雍正七年三月初八日夜明火劫殺大灣村梁君海家六命訪係莫文炳父子叔姪及其黨焚殺密會城守帶領兵壯猝於四月初七夜半厲江至村搗其穴擒文炳首從數人置於法而通道蠻賊始斷其右臂矣香爐三面皆山一面泥淖寨結半山俯瞰其下三四百戶皆負嵎抗官披猖焚擄積案如山為通道第一腹心之倚錫秦誓必剪此大害不惜巨費不辭艱險密購土人繪其村崗形勢察

其出入行徑獍俗端午節迎神會飢偵其無備初
四日密會營汛指東走西裹糧夜進啣枚滅燈率
兵衆登涉初五黎明抵村截其後路賊披甲指麾
各張鎗炮脅衆拒敵錫秦思寡不對力手書諭數
十飛入村中令獻首惡韋廷章廷光兄弟其餘本
屬良民舍戈投服則予寬免衆稽首馬前乞哀免
死而廷章已匿遂督兵壯并平時被刦村民奮勇
劈窩搜至牛欄積穢之下揭木板擒廷章并開石
板於地窟中擒廷光獲鎗炮器械無算按律置死

而通道蠻賊更斷其左臂矣顧從來殄除大惡者
必先剪其羽翼而欲肅清地方者更宜計其久長
通道之村崗名目不一而劇盜巨窩惟崗馬塘頭
崗冷三處為最平日各自盤踞互相黨惡或持鎗
佩刀白日要刦或繫人男婦靴禁勒索或假仇報
復黑夜行強或挖人骸骨逼贖重貲或整羣約隊
坐地分肥如此之類難以枚舉總之始則聚融縣
柳城天河各邑強悍出沒其中繼則人衆難散勢
橫莫當不獨羅邑子民受其荼毒即柳融天河等

縣亦駕輕就熟週行剗掠積年受害揆厥由來祇以縣屬兵單莫敢顧問錫秦查其險易度其形勢竊以為欲清崗馬先清塘頭欲清塘頭先清崗冷何則崗馬巢居山頂進路崎嶇懸崖絕澗必逐人攀援而上實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進之險征剿甚難不如絕其咽喉令其自散自崗馬出有兩路一通寨印堡一經塘頭村是寨印塘頭二處俱屬崗馬出入咽喉然離寨印百有餘里山路逼仄難行現設有掌事把總四堡相聯可仍其舊嚴令防守

堵禦毋庸議添兵汛塘頭止離四十里嶺雖高而路則寬狗黨狐羣向得來往自由聲勢相援又以崗馬地少糧微取給於慣窩之塘頭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此村是也應請設防并一員兵六十二名駐防彈壓把其門戶截其糧道則崗馬賊人自束手歸順矣故曰欲清崗馬先清塘頭崗冷分村有六內寨城最為險固周圍纍石為城南北起蓋城樓支更擊柝各門排列鎗炮火繩日夕不撤塘頭結為心腹崗馬藉與往來巖崗深峻人跡罕到

賊徒所恃以無恐者也亦請設兵六十名即歸塘頭防弁管轄蓋崗冷塘頭相距止二十里也由此聯汛駐防遊巡會哨據其險要則失其巢穴實斷塘頭之心腹絕崗馬之往來故曰欲清塘頭先清崗冷凡此設兵於要隘不但懾賊膽而破賊黨即堵禦古州一帶生苗亦未雨綢繆之一策也再請按地勢之遠近安設塘卡盤詰奸宄聯絡聲援酌添兵數十以足二百名之數星羅碁布更為嚴密又此地巡檢衙署原建寨曲阜廬數間久為賊毀

今請改建民房於寨城險隘之所俾文武相倚如此兵力既足分設既定然後查通鎮之戶籍聯絡保甲稽各崗之田畝勸民首墾殲克橫之渠魁貸脅從以固治恩威並濟次第舉行可易蠻疆為法地化頑俗為良民似或永遠肅清之一道歟

裁徭犇學汰民壯議

湯奕濬

執事以裁徭犇學汰民壯二者是非得失命州縣吏各抒其見密議以聞仰見慎重周詳下採羣言不遺葑菲奕濬庸材下吏學既淺而識不周何敢以拘迂之見妄瀆清塵然書載謀於庶人詩咏詢於芻蕘用敢肆其狂瞽以仰副殷殷垂問之至意竊聞聖王立法必慎之於始慎之於始故行之而無梘行之無梘故可歷百世而不變古人云利不什不更制害不什不變法誠慎之也苟矚近而眊

遠趨小而迷大銳意創立迨其後也無補於治而復議裁議減不惟於政體有傷而朝令夕更未免駭人聽聞譬之奕者每投一子必先計慮周詳如是而據必勝之勢如是而多艱脆之患然後其所投方確乎不可拔若胸無成算應手而投必至游移莫定而其局終墮此理之所必然而勢之所必至者也夫方其始也曷嘗不曰納徭犇於學使之知有禮義廉恥之道尊君親上之義率椎髻卉服之倫潛揉其獷悍桀驁之戾心以入於吾之範圍

俾天下無不治之氓法至善也其繼也師不得人使訓之為善者反道之為惡易禮義為戈兵轉愚慙為狡黠不幾大失乎立學之旨耶夫謂兵屬於將而牧令之權輕於是令州縣設民壯若干名使之執弓矢嫻擊刺無事則供奔走有事則滋捍衛使文員武弁咸有兵戎之用鮮畸重畸輕之勢其旨微矣卒之空費大官之糈無訓練之實稽其器械非敝鈍則無有不幾又大失乎立民壯之旨耶夫如是知其然而廢然思反矣雖然法也者立之

自上而因地制宜隨時變通使行之愈久而有濟者則在乎良有司而已矣古之人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也今使天下州縣之吏誠能選敦厚之師擇獯童之秀嚴立課程長吏不時親至其地考業之荒熟稽師之勤惰以為賞罰有不蒸蒸然向化者鮮矣又取民壯之夫治甲冑選弓矢厲刀戟委丞尉訓之以六步七步之法四伐五伐之道月之朔望牧令復親至而校閱之則庶乎非不教之卒屹然成一旅之師若是則國家文治武備邁漢唐

軼宋明直比隆於三代矣豈不盛歟乃稽其名則是而考其實則非議者競以為無益無益而汰之誠是也未可以為非也然而有道焉廣西古雕題交趾地來賓尤民少而獯多語言不通嗜欲不同其氣剛其性愚知進而不知退安常而不達變輕聽煽惑果於為亂今無故取向之所設學而去之其心必疑以為國家外之也不民其民而不屑教之也向之使為師者復與之習乘其愚而誘之以泄其失廩餼吏修之忿欲安於無事也得乎若夫

民壯一邑之內不下四五十人非盡皆循分畏法之夫使除其籍而奪之食彼遊惰習成一旦責以自食也必不能大則羣聚為盜小則鼠竊狗偷復有所為獯獯師者與之狼狽為奸煽其焰助其虐則聚蚊成雷十夫橈椎怨不在大德不在小此事勢之不可不慮者也故為今日計二者雖未見有所謂利而亦無甚大害既已設之於前毋寧仍之於後若必不得已而去當行之有漸使之不覺夫然後上下相安愚頑無駭也於獯童之中擇其稍

知文義者命之為師仍給之以廩俾以其類相訓
彼必喜於為師而且云厚待我也則漢奸之言無
自而入民壯中之願改業者聽其老弱之告退與
病死者皆除其籍不必勾補不三十年而可盡如
是則未嘗有裁汰之名而居其實者也奕濬才質
愚陋識見拘迂因明問之所及故敢妄陳瞽議幸
垂察焉

請栽通省路樹議

乾隆二十七年

王錦

自古列樹以表道所以辨方嚮別土宜壯皇華便行旅也竊見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大路兩旁植有綠柳白楊整齊蔥鬱周行如矢一望了然而且炎天驟雨途次往來得以避息其間行人便之粵西惟全州入境以來喬松林列蒼藹肅穆甲於各省其餘諸郡大道俱未種有表樹昨本道奉委赴安南交界辦公自柳郡起程所歷俱係官塘大路數郡通衢直接安南但見濯濯數百里並無棵樹表

道似為地方缺事仰懇憲臺通飭各州縣派令佐裸等官分認段落督率地保一律辦理除賓州以南間有兩旁盡屬水田中間逕途窄狹者免其種植外其餘寬濶大路悉令普栽至種樹之法俟春初草木萌動時砍取長大柳條出圓二三寸長五六尺者於大路旁刨坑一尺餘深將柳條栽入培土堅牢不使歪倒每株相隔二丈勿致疎密參差務於正月內種藝齊全各州縣將列樹株數彙造清冊報明道府或委員點驗或遇便親查察其種

植之齊否成活之多寡即為將來舉劾之一端如此實力辦理不數年間可觀厥成矣惟是粵西柳條未必到處皆有應請不拘何樹凡木之易生者俱堪種植即如篠簕之屬亦可備數其有歪倒枯乾者隨時補栽事非難辦而收效實多一得之愚是否可採抑祈鑒核施行

定羅池書院祭產規條議

舒 啟

為遵行事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奉攝本府
右江道王 札開照得先賢祭田祠宇蒸嘗攸賴
為崇德報功之典地方官理應實心經理豈容玩
忽從事查羅池書院崇祀 柳刺史暨 劉賢良
二公均有祭田坐落馬維二邑每年徵租除辦糧
運費之外額共銀一百三十九兩一錢八分二釐
八毫解府支給以供春秋祭祀歲修等用餘息存
作添建書院房屋及師生脩脯膏火之資於乾隆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

十五年間經楊陞道酌定規條勒碑垂久以杜侵
隱在案茲聞此項祭租邇年陋弊相仍有名無實
以致祭祀簡畧祠宇就頽即書院亦成虛設殊非
尊賢育材之道合亟札飭札到該縣即速查核原
頒條規所定動用銀數應否加減該縣先造欸冊
送核每屆春秋二祭稟請本道示期親臨致祭其
歲修粘補亦須將工料詳府委員勘估給領修葺
年底同備辦祭品細數彙冊由府報道核銷以杜
侵漁冒混餘息存歸書院公用事關祀產租息嗣

後務期實支實用况
劉柳二公道德忠貞懋昭柳
郡如存沾染私心不但有玷官箴且何以對越神
明凜之慎之等因奉此仰見憲臺脩明祀典整飭
官方至意遵查 柳侯祠祭田坐落雒容縣地方
每年額收租禾編錢除辦糧運費外存實銀一百
二十三兩八錢六分五釐九毫 劉公祠祭田坐
落馬平縣地方每年額收租禾編錢除糧費外實
存銀一十五兩三錢一分六釐九毫以上通共銀
一百三十九兩一錢八分二釐八毫此每年應解

憲案收存之租息也至每年領用規條春秋二祭
每祭銀十六兩二共銀三十二兩每年粘補祠宇
銀二十兩守祠人工食銀十六兩香燭銀一兩四
錢四分共領用銀六十九兩四錢四分尚剩銀六
十九兩七錢四分二釐八毫留作添建書院房屋
脩脯膏火之資此每年應領應用之原額也以上
收支動存各數先於乾隆十五年間奉前陞任道
憲楊 清查酌定勒碑飭遵在案嗣因奉行不善
以致日久漸弛茲奉札查敢不凜遵辦理伏查原

定動用規條除每年香燭銀一兩四錢四分毋庸
另議加減外如春秋二祭每祭備用豬羊二副并
祭筵祭品演戲等項費用若如原定銀一十六兩
似覺不敷應請每祭酌加四兩方足以光祀典至
每年粘補祠宇銀二十兩祠宇為神靈憑依之所
固宜歲加修葺但承修地方官如果按年實加工
料隨時粘補自可廟貌常新何至稍有頽廢即使
再為酌減歲支銀一十六兩以為添補木石油漆
之費亦足以敷修飾而壯觀瞻是每年粘補一項

尚可節省四兩又守祠工食銀一十六兩查一切
役食均止六兩兩祠看守人役每名每年給予六
兩似不為少亦可節省四兩以上粘補役食共減
銀八兩適可為春秋二祭加增之用挹彼注茲雖
有加減仍無盈絀數之原定規條每年領用銀六
十九兩四錢四分仍餘銀六十九兩七錢四分二
釐八毫照舊支領並無額外多用卑職管見所及
應請酌定示遵

書

上簡親王書

熊飛渭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敬奉王諭到職故此敬遵查職縣並無阻截河路之事其嚴禁私販則奉上通行非職所敢專也職自問卑賤凡地方事宜不敢越分聞於殿下茲敬奉王諭敢畧陳之竊惟千古救荒之法惟常平倉最善者以穀賤時則貴糴穀貴時則賤糴所以殺其甚貴甚賤之勢而不至於傷農傷末之患也若賤時而多糴貴時而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四

多糴是助之長而農末交病矣今日之勢兵多不得不多糴而又有乘貴勢以邀厚利者此其所以益貴而不可遏也融山僻小邑累年米價頗賤今春夏石五六錢秋間倍增今則再倍矣推原其故歲荒多用米編銀既改徵米而一小邑之採買至萬有餘兩自舊年十二月傅將軍出師古坭全營食融邑之米至今春三月又自秋七月至九月加撫標左營與永寧營之兵凡七八千之衆前後六七月之久皆仰給於融未嘗有他邑顆粒之協濟

也自進師羅城則融邑協濟羅城又解濟慶遠中間解運柳府米穀所不待言縱在產米地方亦屬有盡而況蕞爾小縣又值年饑安得不騰湧數倍職前月二十八日親身押發慶遠糧船至武陽江單騎由永樂墟回縣目擊墟價米石一兩四錢有零獲私販客人馬伏隆現米七石每石止給價銀一兩蓋此輩數在地方興販每墟擡價販盡窮民無所得食且所販之米至府城未必即賣也有居積湧價者職奉發採買銀兩尚有數千兩未發即

已發者尚有數千石未收以軍糈如此其急而令奸商乘貴勢以邀厚利奪小民之食悞軍國之需是利末而傷農乃大不便也方今融民大半尚在巖崗無衣無食無居八口嗷嗷無以存活職屢經宣布殿下愛民之德意勉以大義示以至公僅能勉應目前不知將來何底若有謂融邑米多而知縣遏糴者殿下但嚴查密訪職無所逃罪也職雖至愚不肖然叨與曲江之宴身受

聖朝之恩方恨不能捐糜頂踵以報稱於萬一而敢借

採買為名以營私病民欺上罔下罪則不赦緣敬
奉王渝不得不據事直陳惟垂意裁察焉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四

治羅自紀並貽友人荆雪濤書

于成龍

廣西柳州之羅城偏處山隅東北界連湖南通道一帶西北界連貴州清平一帶其餘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狽狼之種帶刀攜鎗其性好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到任掣簽後親者不以為親友者不以為友行李蕭條自覺面目可憎賒腳錢寄口食行至清源敘同年王諱吉人初為蕭

山尹繼轉蘇丞時讀禮家居慷慨仗義反覆開明粵西非吉祥之地素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力勸勿往以繳憑為高見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揣讀書一場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說何為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不復阻灑淚而別五月初三日至家別繼母妻兒資斧艱難典田賣屋設法止有百金携蒼頭五人勇壯可伴臨行敝族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明矣古云壯士非無泪不灑別離間此

不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大兒廷翼入庠已久猶如處子將祖遺田產文券開明交付外止云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二語甫出戶庭而哭聲已達外矣拜別祠堂不覺腸斷門裏門外相聚而泣不復回顧攬轡登程此時之壯氣真可吞猺獍餐烟瘴而不為之少屈迨行至湖南冷水灘一病顛連未免英雄氣短勉強扶病陸行至桂林謁見上臺皆知羸體伶仃詢及病狀咋舌驚訝惟勸以延醫調治勿亟赴任抱疴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

氣從何得來病幾危以苦尊未盡不速死扶病至柳州稍愈尚不知羅城在何方也羅城與融縣沙輦連界行至沙輦遇許鄉老仔細盤問方知對山即為羅境登山一望蒿草瀰目無人行徑周山遍似營陣哀哉此何地也胡為乎來哉悔無及矣從此想敵同年之忠告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為邊境如此漸入腹裏或不然可憐黃茅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茅草數椽寄居關夫子廟安牀於周倉背後夜不瞑目痛如刀

割黎明上任無大門無儀門兩墀茅草一如荒郊
中堂草屋三間東邊隔為賓館西邊隔為書辦房
中間開一門入為內宅茅屋三間四圍俱無牆壁
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為乎來哉鬱從中來病不
自持一卧月餘從僕環向而泣無一生氣張目一
視各不相顧無如罪孽未盡死而不死乞歸無路
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查詳
革可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瘦似壁畫陰鬼相
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而一僕喪命餘僕驚惶不

知所以至康熙元年正月群謀為歸計成龍自村
一官落魄復何憾諸僕無罪何苦累之叮嚀各自
逃生內有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曰若今生當死
於此回去亦不得活棄主流落他鄉要他們何
用哀哉幸有此也其餘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
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
置之一哂而已本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
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覓四僕來任而三僕皆
登鬼籙止存一僕在衙晝夜號跳一如風魔事處

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將存僕伴歸隻身更苦無
如存僕亦有思歸之念聽其灑然長往萬里惟餘
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牀頭貯鎗二桿
為護身符然思為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猶猶雖
頑想無可取之貨亦無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
萬不得已之時只得勉強做來申明保甲不許帶
刀攜鎗或遵無違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務期
跟尋緝獲隱昧事情盡心推敲必得真實立刻誅
戮懸首郊野漸次心服地方寧靜而上臺採訪真

確於是有一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
也境內雖平憾與柳城西鄉為鄰此地祖孫父子
長於為賊擾害無已申明當事皆以盜案為艱置
之高閣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為父母而可使子弟
遭殃乎約會鄉民練兵親督勦殺以對命為主殺
牛盟誓齊心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勦此未奉
上命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
身為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主意已定決不可
回而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牛隻盡行退

回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隻花酒一次取各地方
甘結存案敢有侵我境界者不報上司竟行勦滅
第獍人不怕殺號令一以剝皮為主而鄰盜漸息
至是上臺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
盜不休之為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
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
切已膚土徭武陽崗三年必反亂一場任至三年
寢食為之不安賴人心既和謠言不足信也又云
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及至五年又當愁苦賴

官民相愛謠言不足憑也時法令太嚴有犯必殺
情誼為重婚娶喪祭民間之禮一行無不達之隱
羅城之治如斯而已康熙二年潘憲金公特取入
簾諸官損從盛飾成龍止帶皮套一件共相驚訝
留意相難時藩憲峻厲異常輒欲詬詈屬官成龍
心不平居闈中屢以抗直不少挫辱從此見重朝
夕必求坐談盛典不可悉數嗣陞本省巡撫即以
條對下詢盡心敷陳民間利病俱係入告重事納
言如流事事題疏而主文者辭不達意

旨允者什之七八康熙六年成龍以邊俸逾期八月陞
四川合州時報未到金撫臺面諭兩司如不舉羅
城令本院當特疏薦舉矣兩司唯唯從命而以卓
異聞撫臺又恐地方委用不得人反滋擾害而疏
新舊交代哀哉數年來一舉一動原非為功名富
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讀書
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統夜晚酒
一壺值錢四文並無小菜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
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盃內之為酒為泪也間嘗

祝告城隍我無虧心事一點當令我及蚤還鄉幸
得保出性命回想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鬼神
無爽能不寒心赴蜀之日金撫臺蒙諭云我薦舉
一場指望行取知道你窮苦我為你湊下盤費誰
知你先陞了此亦是你的命但兩司因認不得你
不肯薦舉你本院發怒方纔舉來誰想督臺將你
考語淡薄自甘四字圈了立意粵西單舉薦你一
个亦是公道難泯處今你往四川又是苦了照羅
城縣做去萬不可壞我名聲我與書二封一與總

督一與撫臺因此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槩也

按是書原載羅城邑志歲久而板字漫漶不可卒讀頃於清端公政書得見此本快覩廬山真面目矣公嘗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其淡薄之操堅危之節始終不渝已預定於此又讀公傳載去羅之日羅人遮道呼號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而盡民技猶可資以

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貲盡竟賴此眇者術得達台州噫公之行初不計資斧之多寡為遲留賢者固不可測獨眇者能知之而有以助之豈天實藉此以默佑公耶何斯人之名姓不傳而善是術者至今絕響也安得起清端於九原而問之

于清端公政書輯要序

金岳

自古將相之出多出於循吏智勇之生必生於清官能為清官然後能為循吏而智勇具足將相兼資矣然或不遇其時無以表見大才而小用之即遇其時可大用矣又往往屈於不知已束縛馳驟而不能盡其用將必待夫愛才若渴之賢臣又適遭夫勵精求治之聖主然後相得若魚水相應若枹鼓俾得盡展其經濟撥亂反正旋乾轉坤為烈於天下垂範於後世余蓋反覆政書竊嘆于清端

立體之高明堅正致用之濶大精密聿際

聖賢相遇大有為之期也清端本以汾陽經生謁選於順治十有八年後以兩江總制卒於官康熙二十三年綜論終始適當三藩不靖南維伏莽之時尚猶易與耳吳孽曩喏老將有子為內應於朝中有婿為外援於粵右連絡江閩煽動荆豫此猶漢初七國中之吳濞反旗一豎中外惶惶當湖南失守之後張中丞不倚清端為左右手武黃諸府狐嘯鴟張亂者四應雖得張王諸將力恢秦蜀而三

楚為天下胸腹一經榛塞雖請禁旅南征恐未得
安驅中路以臨黔滇也乃張中丞既以清端辦賊
屢表薦擢之又奪情留之不帶兵馬收復蒲圻以
遏臨湘賊勢還定招集撫禦得宜武昌都會安固
始與荆襄成犄角之勢其威信所著應變出奇尤
在黃州東山當是時吳孽潛服偵謀四散偽劄動
搖四省清端單騎入巢慰諭就撫用諸生鄉勇以
少擊衆勦除淨盡四省無由生隙乃上書偏沅韓
公以規復湖南上書兩粵金公以規復廣西上書

荆襄蔡公以規復黔滇慎所陳屯守戰功進退緩急
勞逸奇正機宜三公深用採納厥後成功皆用其
計及遷閩中藩臬啟康王慰人心然後與撫軍論
閩疆事宜安內攘外畫前慮後并廈門臺灣俱操
成算一一不爽然則平定三蔡清端一身實始終
之雖不為將而當時將畧更有長于公者乎既舉
清官為天下第一魏蔚州特疏薦之

聖祖仁皇帝倚為股肱心膂開府畿甸總制兩江寬猛異

宜黜陟持慎所舉畿輔諸賢得之卑小兩江諸賢